

WO ZHIDAO SHENME



民族学

〔法〕若盎·塞尔维埃 著

商务印书馆

116-22

97
69
58

我知道什么？

民 族 学

〔法〕若盎·塞尔维埃 著

王 光 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学/(法)塞尔维埃著;王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1990-7

I. 民… II. ①塞…②王… III. 民族学:历史民族学
IV. 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860 号

我知道什么?

民 族 学

〔法〕若盎·塞尔维埃 著

王 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ISBN 7 - 100 - 01990 - 7/C · 8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3 千

印数 7 000 册

印张 5½

定价:7.50 元

QUE SAIS-JE?

Jean Servier

L'ETHNOLOGIE

3^e Édition corrigé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4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3 次修订版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 年 5 月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认识“另一个”.....	6
第二章 “另一个”与“另一处”	11
“另一个”的形象(12)——神话想像之物以 及对“另一个”的看法(18)——“古董收藏 家”(23)	
第三章 奇迹般的航海	28
寻找失散的基督徒(33)——阿拉伯的地理 学家(38)	
第四章 朝着新人文主义的方向	53
遇见西方(69)	
第五章 寻本求源	73
发现南半球陆地(74)——林耐:人的一种 分类法(79)——民族学的诞生(83)——从 体质人类学到种族主义(88)——一段插 话:民俗研究(89)——民族学与考古学 (96)——从研究显赫祖先到断言他们至高 无上(96)——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与 “亲属关系结构”(102)——发现西方	

(104)——新闻“媒体”的民族学虚构(111)

第六章 理论与解释..... 114

第七章 另一条路..... 133

结语..... 147

在镜子的另一面(152)

参考书目..... 158

译者注..... 160

引 言

民族学和“人文科学”许多其他学科,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即每一次都要重新证实一下自己的历史。比如,某个人大功告成后,却不能怀着西塞罗的那般自豪而敢于宣称,自己是先驱者中的第一人。数学家们不认为需要从苏美尔-阿卡得时代开始,复述自己的谱系;化学家们也不认为需要从赤红颜料师和腓尼基提尔城的玻璃匠开始,复述自己的谱系;物理学家们同样不必从阿基米德的前辈和启迪者们开始,复述自己的谱系。

尽管这些科学的历史时而骄傲地变成了“科学史”,却依然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所应阐明的,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历程,况且,这一历程要从充满形形色色迷信、巫术的黑暗岁月中那第一次思想的闪光开始,一直到使人类得以掌握物质技术的势不可当的唯物主义降生。

民族学没有出现超越成规的例外,起码其现代部分的情况即是如此。潘尼曼(T. K. Penniman)在

自己非常出名的著作《人类学一百年》第三版序言中写道：“得知此书第一版将于 1935 年问世时，我曾想到，‘人类学一百年’这个名目十分恰当，因为，达尔文光顾加拉帕戈斯群岛，并发现日后各种研究之关键所在的那一年，正是 1835 年。其重要发现，使他在以后作出了自己的最高成就，即 1859 年的《物种起源》。”

由于各门科学的历史，或简称科学史，要展现出的是一种“进步”，就须要有一个起点，例如：阿基米德的澡盆，牛顿的苹果。这里要说的是，达尔文在“比格尔号”船上进行的旅行，“如同哥伦布一样”，终将会发现一个新世界。

然而，人们不期而遇的这些起点，也许应同样看成是个体思维或集体思维，经过漫长推理过程后所达到的终点；简而言之，若以达尔文的情况为例，遇上这起点是一种情感偏执的结果。《物种起源》于 1859 年 11 月 24 日出版。就在这一期间，阿尔贝王子^[1]为第一届国际博览会揭幕，博览会使观众有可能对欧洲不同国度的工业和艺术产品加以比较。

这种发现“另一个”^[2]的事情，比起“物种起源”以及出版可将各种事实视为紧密关联整体的思想体系来，已经更为重要。

由此，我们更进一步，把可以称作民族学“思索”

的过程，分为三个时刻：

——发现“另一个”；

——搜集引起观察者注意的事实，即那些依然起着强调或加深人们对相异性的感受的事实；

——形成一种可以暂时令人满意的，用以解释这相异性的思想。

这里使用“时刻”和“思索”二词，是有特定含义的。在一次“发现”的过程中，乃至一种新“科学”确立的过程中，不存在什么非逾越不可的若干阶段。

在同一时期，有时是同一作者那里，读者能看见三个时刻混合在同一篇探讨“另一个”的研究当中；然而到头来，作用突出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时刻。

“思索”一词，着意指这样一种行程，即观察者于其间行进的目的，仅仅是为发现自我，为理解自己赖以生活的社会和自己的时代，而对相异性进行研究。他将从举到自己面前的这面镜子里，按实际情况为“希望”找到理由；并且为自己在一片说不出名目的野蛮当中，俨然成为唯一文明和唯一思维方式的占据者而备感自豪。他将还能看到，他遇见的那些最奇异的风俗，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十分相似，而所谓的残酷，也并非一个民族或一方水土所独有的特征。

由此将产生用以解释事实的思想体系。有时候，这样的思想体系，将仅仅是那些不大关心事实的哲

学家的思维所产生的。譬如，奥古斯特·孔德，及其1830至1842年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再如，远在孔德之前，曾有卢克莱修和亚里士多德；此外还有一批批人数众多的人们，他们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踏着同一条路，引导着人，从兽性迈向蒙昧，迈向野蛮，再迈向文明……要获得某种文明的证据，除了到想像其中的一个无限的世界去寻觅，你别无他路。不同的学派形成了，各自以一种思想为核心。不久，其他学派出现，试图把搜集用于观察的事实的工作，置于头等位置，认为那些事实是相异性的基准；此外还试图研究那些事实，把它们分为不同类别；最后，也只有到了最后，他们想试着从中得出的已不是一个“思索”，而是想借助于物品、制度、故事、仪式这类杂散的素材，重新建立一个严密的思维体系——观念和形象的整体，至于汇集来的事实，则只是这个整体的表达而已；简而言之，就是想试着从整体上把握住另一种关于空间、时间、人和人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观念，也就是一种文明的精神。

应该为精神的一次新升华，换言之，为一种新的科学，确定一个起点。有鉴于此，可以说，民族学的产生，大概就在人从流水中看到自己倒影而第一次备感惊讶的那一刻。他发现，这另一个人，这随着波浪漩涡而变幻的模糊形象，既是自己的外形，又是自己

永远辨认不清的另一个自我。

第一章 认识“另一个”

人们已经习惯,把公元前 400 至 440 年间在哈利卡纳苏斯城出生的希罗多德,称为“历史之父”。historiè 一词,从希罗多德那里直接传给了我们。不过,公元前五世纪时,这个词语的意思是:由“报告自己研究过程中所见所闻”的这样一位见证者所做的“调查”[参阅巴尔盖(A. Barget)编著的《希罗多德全集》的引言,该书第 9 页]。希罗多德是大旅行家,而且,他并不像人们说滥了的那样仅仅长于观察超凡、超常的事物,他还长于观察具有典型性和实质性的事物。这一事实,也许会载入某一现代民族学百科全书,供确定某一人群生活方式时参考。

希罗多德根本不想建立一种宇宙志,也不想建构一种理想的几何形世界,也就是那种四周有“海洋”流水环绕的完美的圆盘;他所做的,是描述观览过的国度,遇见过的人,以及听说过的有关这些人的第一手资料。

《希罗多德全集》第四本(书名 Melpmène)所描

写的西徐亚人的风俗,引起当代专家们的关注,纷纷展开考证工作[参阅邦弗尼斯特和埃利亚德(Benveniste 和 M. Eliade)合著《萨满教》,第 175 页]。

第四本的第二部分,介绍了古代利比亚人。这一部分引来许多评注,因为,其中提到的各种特征令人不禁想到,往昔马格里布的情况在今日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中依然显示出来。可以举出几例:古代特利通湖(今突尼斯境内的杰里德盐沼)畔的马克来斯人,年轻姑娘们按仪礼规定进行对打;雅典娜的神盾,据说是从古代利比亚得到的,然而神盾本身成为利比亚之物的原由,还可以再往前追溯若干岁月(参阅若盎·塞尔维埃著《年鑑》,第 14 页);有关西撒哈拉的盐矿,伊本·巴图塔(Ibn Batouta)在十四世纪时,用盐块在特加扎那里建造房屋;“女人叫喊”这句话,用希腊语说是“ololugé”,用柏柏尔语说是“illiliwen”(参阅若盎·塞尔维埃著 1953 年版《闪含语系研究之语群类型报告》中,有关“希罗多德使用过的三个古代利比亚词”的文字)。同样,经过对各民族人群的称谓进行研究,便有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扎奈斯人(Zanèces)与号称“伊嘎瓦温”(Igawawen)的人,或者与号称“兹瓦瓦”(Zwawa)的人⁽³⁾,大概关系密切。

古代大部分时间里,航海者利用信号航行,而不

靠观察,对他们有意义的,只是贸易航线和岸边的航标。哈农(Hannon)的航海记录,虽然并不算最早的游记,然而其中注明了航线上的险势和发生的险情,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只要一进入陌生航道,就像获得基本常识那样,为航海记录补充进一些情节。以上这些地方,存在着哈农必须在旅途中不断迎击的魔鬼和敌人。他讲述了“身着兽皮的野人”,他们抛来石块,想把船砸碎;他讲述说,“夜间平川上遍地是火把”,“笛声和铃鼓声和着叫喊声,岸上火流滚滚,使人根本无法登陆”[参阅维克多·贝拉尔(Victor Bérard)著《乌利西斯的航行》第4卷中“瑙西卡”一章,第494页]。荷马诗歌中展示的那个世界,早已被梅内拉斯(Ménélas)跑遍了。梅内拉斯在从塞浦路斯到腓尼基的航海记录中,详尽叙述了“在埃及境内和埃塞厄比亚人家中”见到的事情(参阅《奥德赛》第4章,第83节)。

“另一个”只是刚刚出现,航海家们尚不了解他。关于“食鲛鯨人”有如下记载:“这一民族人群的全部菜肴,仅仅是一种花”(参阅《奥德赛》第9章,第82节);稍后,这花又变成“蜜果”了(参阅《奥德赛》第9章,第104节)。再到后来,出现了这样的说法:“食鲛鯨人的美好国度”(参阅《奥德赛》第23章第311节)。写到利比亚时,介绍了一些令人惊异的特征:那

里的居民们饲养的羊羔，“一出生就带犄角”，母绵羊一年“下三次羔”（参阅《奥德赛》第4章，第83节）。

最后提到了埃塞厄比亚人，文中是以“焦黑脸”相称的。作者具体介绍了他们的一种风俗：每天晚上，都为诸神备上一席丰盛的肉食。然后，宙斯出发了，“到至善至义的埃塞厄比亚人那里去欢宴”（参阅《伊利亚特》第1章，第423节）；此时彩虹女神伊里斯宣布（参阅《伊利亚特》第23章，第206节）：“时辰既到，埃塞厄比亚人向不朽亡灵，敬献百牲大祭。”关于人们对不同人等的区分亦有简述，可以看到，他们不是以“世系”而分，而是以“食类”而分的。阿加塔希德（Agatharchide）的航海记录（参阅《希腊地理详说》，第1章，第129页），将他们分为这样四大支：其一，河畔族，播种芝麻和黍米；其二，环礁湖畔族，收获芦苇和其他质地柔韧的生长物；其三，游牧族，以畜乳、畜肉为生；其四，以鱼为生的一族。食鱼族的人口比其他族多得多，是最大的一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从波斯湾深处直到印度的广阔区域，横贯格德罗西亚、卡尔马尼亚和波斯。

的确，依据食物状况，希腊人得以在“野蛮性”上分出不同的级别，并且将野蛮人和文明人区别开来：文明人是“食营养食物者”，或者说是吃面包的人。“来到一处海岸，只要船队人员休息下来，乌利西斯